

中国短篇小说 年度佳作 2017

ZHONGGUO
DUANPIANXIAOSHUO
NIANDUJIAZUO

孟繁华

主 编

MENG FANHUA
ZHUBIAN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短篇小说年度佳作 2017 / 孟繁华主编. -- 太原: 山西人民出版社, 2018.4

ISBN 978-7-203-10334-9

I. ①中… II. ①孟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32140 号

中国短篇小说年度佳作 2017

主 编: 孟繁华
责任编辑: 崔人杰
复 审: 傅晓红
终 审: 秦继华
装帧设计: 八牛·设计

出 版 者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人民出版社
地 址: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
邮 编: 030012
发行营销: 0351-4922220 4955996 4956039 4922127 (传真)
天猫官网: <http://sxrmcbs.tmall.com> 电话: 0351-4922159
E-mail: sxsccb@163.com 发行部
sxsccb@126.com 总编室
网 址: www.sxsccb.com

经 销 者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人民出版社
承 印 厂: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: 18
字 数: 333 千字
印 数: 1—5000 册
版 次: 2018 年 4 月 第 1 版
印 次: 2018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203-10334-9
定 价: 46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序言

今年说说张楚

孟繁华

今年我想集中说说作家张楚，他是当下一位出类拔萃的作家。张楚，燕赵俊男。人长得魁伟、英武。善饮。我对善饮的男人有好感，可以迅速成为朋友，而不论长幼，然后推心置腹，大喝一场后约好下一场的时间、地点。张楚从未爽约，对信守承诺的朋友我尤有好感。但张楚说话不多，他说话时似乎还有些许腼腆，还没说话就先笑了。他还像个男孩子一样。

他就生活在唐山滦南小城，所有的记忆应该都是小人物。后来他走南闯北，外国也去过了。这两样经历对他都很重要：小城生活让他有了对真实生活的了解，尤其是那些最细微的生活细节；后来看到了外面的世界，外面的世界照亮了滦南小城的生活。照亮就是重新发现。于是，张楚专事小人物的传记。现在他的小说已经名满天下。他专攻中短篇小说，还没有长篇发表。他没有急吼吼的功利，好像就想做好一件事情，慢慢做。他果然做得好。其实他的小说不大好评论，他的小说真实生动，但也诡异，甚至有难以望穿的模糊。也许这就是张楚小说的魅力。他的小说很难用谱系的方式找到来路，那里有诸多元素：他深受西方十八十九世纪文学、现代派文学和后现代文学的影响，也受到中国现代小说的影响，甚至受到《水浒传》以及其他明清白话小说的影响。经过杂糅吸收和重新铺排，诞生了这个奇异的张楚。他的每篇作品，在生活的层面几乎都无可挑剔，生活的质感、细节和真实性几乎达到了“非虚构”的程度，但是整体来看，其虚构性甚至诗性又都一目了然。在亦真亦幻、真假难辨之间，张楚的小说像幽灵一般在我们眼前飘过。

这里选的《人人都应该有一口漂亮的牙齿》，与张楚以前的小说不太一样。这是一部与“叙事”有关的小说：关于牙齿，三个人讲了三个故事。女性讲的是奶奶假牙的故事。孝顺的父亲为奶奶装了假牙，“那副假牙她只戴了一天就偷偷摘掉了。她觉得这副牙齿太昂贵了，如果整日里戴着，不仅要咀嚼大米小米、谷

子高粱、花生红薯，还要咀嚼黄豆、绿豆、蚕豆、野枣跟核桃，逢年过节了，还要咀嚼猪排、羊排、牛肉和鱼肉，就是老鼠的牙齿也禁不住如此折腾，何况是副洁白的瓷牙？”奶奶要省着点用。奶奶九十六岁那年的一天，假牙突然不见了，无论如何也找不到。父亲知道奶奶不用假牙，力劝其不必伤心。可奶奶硬是一病不起，半月后便离世了。那假牙是奶奶的“念想”，“念想”没了人也就失了心气。于是奶奶不在了。男二因喝酒摔掉了两颗门牙，居然因祸得福在剧组被台湾籍的女化妆师看上了。他们度过了一段柔情蜜意的时光——除了上床他们做了所有的事情。男二想到了结婚，于是去北京装上了两颗门牙，而且是进口烤瓷的。可是装上门牙之后，女化妆师的眼神变了，行为变了。后来竟不辞而别去了别的剧组。残缺这东西在不同人眼里竟然如此不同。女化妆师是出于什么考虑离开男二的，我们不得而知。男一的故事更令人匪夷所思：一个女人嫁给了高中同学，郎才女貌。只是男人经常在外工作，半年回家一次。她寂寞难耐，在手机里认识了一个男人，为男人做了一顿饭，同时也有了鱼水之欢，然后又断了联系。不日，女人在床脚突然发现了一颗牙齿——一颗白净的牙齿。丈夫没有掉牙，母亲没有掉牙，自己没有掉牙。这颗牙齿成了神秘之物。后来女人丈夫的朋友讲了一件事：这位朋友曾到这位丈夫的老家出差，丈夫毫无防备地将妻子的手机号告诉了这位朋友，并让妻子请这位朋友吃顿饭。朋友说她确实请自己吃了饭。这时他已经从丈夫的公司辞职多时了。小说没讲这位朋友的牙齿是如何遗落在朋友家里的。但一切都已真相大白。张楚就这样用非常现代的方式书写了一篇与牙齿有关的世情小说，这是张楚的一大发明。

此前，他的《良宵》一鸣惊人。那位被儿子认为命比草还贱的老太太，曾经是红极一时的舞台上的名角，但舞台上的她只是昙花一现。晚年的她只身从大都市逃离到了乡下。乡下不是她的世外桃源，生存的困窘以另一种方式如影随形。此时的老太太遇到了同样逃离出来的孤儿。孩子的父母在外打工时被骗去卖血染上了艾滋病，父母、奶奶相继身亡。这个“有毒”的孩子为了免于追打，也逃离至村外的黄土岗。孩子一次次偷吃老太太的食物，老太太一次次视而不见佯装不知。当老太太得知孩子的身世后，又一次次请孩子吃饭。两个被生活遗弃的一老一少的相遇，使绝望的生活成为“良宵”。良宵美景不在物的豪华中，它构建在人的心里和对其的感知与想象中。让我惊异的不是张楚组织情节和故事的能力，而是他发现了现代化过程中最稀缺乃至消失的人心和情感。人心和情感已经退缩到我们生活的边缘处，物的增长与人心的退化是这个时代最为触目惊心的景观。我们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，张楚在他的麻湾村黄土岗上重新发现了它。《良宵》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授奖词说：“张楚的叙事绵密、敏感、抒情而又内敛，在残酷

与柔情中曲折推进，虽然并不承诺每一次都能抵达温暖，但每一次都能发现至善的力量。《良宵》以细腻平实的手法描写了一位颇有来历、看惯人世浮沉的老人与一个罹患艾滋病的孤儿之间感人至深的情意，在寂寞的人物关系中写出了人性的旷远。在一个短篇的有限篇幅内，张楚在白昼与夜晚、喧哗与静谧之间戏剧性地呈现当下的复杂经验，确立起令人向往的精神高度。”文如其人，情义是《良宵》的内聚力量。张楚对情义的理解一如他为人情感方式。

他的《野象小姐》同样是一篇杰作。在一个“病态”的环境中，张楚塑造了一个被称为“野象小姐”的清洁工形象。这个坚韧、强大和至善的女性，用她的方式书写了人的真正尊严，也用她的方式照亮了灰暗绝望的病房。杨庆祥说张楚是县城里的契诃夫，说得真是好。因为张楚赋予了他笔下所有小人物丰富的人性和情感世界。外部世界不美好，没有人能改变它，但人的内部宇宙是可以按照个人的方式建构的。这个形如慵懒大象的清洁女工，就这样让我们在几重比较中感受了人的另一种可能。他的《老娘子》写的是年迈的老人，她们遇到的问题不是生老病死，却比生死更为严峻。小说开篇平淡无奇：为给刚出生的重孙子做衣裳和虎头鞋，老姐俩聚到了一起，画样、剪裁、缝衣。这是老年人平和的日常生活。但是这平和的生活是如此的短暂，一股强大的力量从天而降——拆迁开始了。各种说辞、各种人物粉墨登场，但老娘子处乱不惊，依然为重孙子纳鞋缝衣。最后，铲车来了——他们不知道，老娘子是见过阵势的，她们过去有英武的历史，鬼子汉奸都不在话下，铲车算什么呢？只见那“苏玉美缓缓坐进铲斗里。她那么小，那么瘦，坐在里面，就像是铲车随便从哪里铲出了一个衰老的、皮肤皴裂的塑料娃娃。这个老塑料娃娃望了望众人，然后，虎头鞋放到离眼睛不到一寸远的地方，舔了舔食指上亮闪闪的顶针，一针针、一针针地绣起来”。《老娘子》在谈笑间完成了历史与当下的讲述，不动声色却有千钧之力：老娘子的生活破碎了，但老娘子的形象却巍然耸立。《略知她一二》是一篇色调抑郁的小说。一个二十岁的在校大学生与一个看楼的女宿管——一个半老徐娘发生了不伦关系，这种本应是浪漫、有情调的男女之事，却无论如何让人难以祝福。表面看这是一篇多少有些“色情”的小说，但“色情”只是这篇小说的外壳，里面包裹的是惨不忍睹的人生。宿管安秀茹的生活如果没有这表面的色情是无法揭开的。小说写得沉重，读过之后一点色情感都没有，它意在言外。读到后来我们发现，张楚将一个根本不会被人注意的普通女人的善良、隐忍甚至浪漫，写得淋漓尽致、跃然纸上。在一个最边缘、最底层的地方，绽放出了一朵茁壮、夺目的文学花朵。张楚小说人物的处境都不乐观，有的甚至在危机的边缘。但他们最后都可以化险为夷。因此，张楚的小说和他的人物，是“绝处逢生”的典范。

张楚的《长发》《七根孔雀羽毛》等名篇，早已被读者熟悉。他现在是炙手可热的作家，但张楚懂得节制，一如他的为人，低调、毫不声张。于小说来说，他却“居高声自远”。

2017年10月15日于北京

目录

玛多娜生意	苏 童 / 001
火烧云	鲁 敏 / 013
那 边	付秀莹 / 031
熊 猫	崔曼莉 / 041
求诸野	余一鸣 / 058
一双小白鞋	王可心 / 066
人人都应该有一口漂亮的牙齿	张 楚 / 075
肺 鱼	文 珍 / 087
蒋近鲁的艺术人生	邵 丽 / 103
西去楼兰	王威廉 / 115
好快刀	东 君 / 134
透 析	赵 欣 / 147

畸 道	于晓威 / 157
诸葛莉莉的隐秘和孤独	哲 贵 / 166
英哥四幕	刘庆邦 / 178
愿人人都有一个悠闲的午后	王小王 / 192
吃喜儿	夏鲁平 / 203
阿拉伯婆婆纳	张悦然 / 216
会游泳的溺水者	弋 舟 / 233
安宫牛黄	吴 君 / 250
失 重	马小淘 / 262

玛多娜生意

苏 童

一

那些年，我也做过生意。

我和庞德合伙的鸢尾花花广告公司开张了五个多月，人气很旺，庞德每天都在公司接待好几拨客人，咖啡机烧坏了两台，一次性纸杯用掉了好几箱，但我后来得知，并没有谈成一份像样的合同，那些人都是来找庞德谈艺术的。有一个摇滚乐手喝啤酒喝醉了，捏着乐器在公司里跑来跑去，对着每一盆植物撒尿，嘴里高喊，Come on！Come on！那些杜鹃、龟背竹、发财树不知所措，没几天，就一盆一盆地枯死了。

必须介绍一下庞德。他是我的朋友，一个业余诗人，一名音乐发烧友，本业则是美术设计，他是朋友圈公认的最有艺术才华的人。但现在，他是我们公司的经理，才华不能挣钱，要它何用？大家可以想见我的恐慌，五个月颗粒无收，我对庞德的敬佩已经变成了愤怒。我多次奚落庞德的无能，也顺带抨击了他所热爱的一切事物，诗歌的酸腐、音乐的无用，甚至诋毁了庞德最崇拜的大师毕加索，说他不过是个色情狂。也许是类似的电话接多了，庞德的抵御非常理智，逻辑性很强，他说，我请问你，失去一点金钱，就有资格诋毁艺术吗？然后我听着他对经营的失败做出流利的辩解：一切都归咎于一个香港天皇巨星的爽约，朋友介绍来的合作伙伴极不可靠，其中一个 is 诈骗犯，还有一位洽谈户外广告的家具商人，竟然是目不识丁的文盲。后来不知怎么提到了公司的名称，他埋怨我们盲目听从一个女画家的建议，注册了鸢尾花花这个倒霉的名字。鸢尾花的花季很短很短，知道吗？凡·高画了鸢尾花就疯了，知道吗？现在可好，鸢尾花的诅咒应验了，我也快被你们逼疯了。说到这里，他旧事重提：我本来是要叫南方草原的，记得

吗？庞德大声嚷嚷，南方，草原，多么开阔，多么好听的名字，是你们反对的。

那一阵子庞德还坚持续租太平洋酒店裙楼的写字间，悉数保留所有雇用的员工，每天西装革履，开着他的桑塔纳轿车出没在太平洋酒店。他对人心惶惶的员工说，放心吧，苹果树上的最后一只苹果，一定是最红最甜的。有人告诉我，他女朋友桃子生日的那一天，他给桃子送去了九十九朵玫瑰，这让我怀疑他对浪漫与享乐的追求，会把公司账户上最后一点余额挥霍一空。我再一次打电话谴责了庞德，也就是那一次，庞德与我翻脸了。我听见庞德电话里的声音变得傲慢而尖锐，你那点钱，可以撤走，我根本不在乎。然后在一阵蓄意的沉默之后，他向我亮出一张底牌，令人难以置信。玛多娜，玛多娜你知道的吧？庞德清了清喉咙说，我透露一个消息给你，玛多娜要来了，我们的大生意，马上就要来了。

我在太平洋酒店的咖啡厅里看见了庞德。

他和一个陌生姑娘面对面坐着，喝咖啡，说话，耸肩膀。与以往一样，庞德与姑娘在一起的时候显得额外帅气，意气风发，耸肩的动作也会极其频繁。我走过去的时候，他似乎忘了之前的不悦，很大度地向我介绍了身边的姑娘。深圳来的简玛丽小姐，玛多娜生意的合作伙伴。他这么说着，看我猜疑的表情，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，轻声补充道，简老大的侄女啊。

庞德嘴里的简老大，我当然知道是谁。所谓广告界的大鳄和教父，一个传奇的成功人士，白道、黑道还有红道，路路皆通。我只是本能地怀疑这笔大生意的真实性，庞德社交生活的浮夸与芜杂，多少让我对这个陌生姑娘心存戒备。我记得很清楚，简玛丽当时没有站起来，似乎是回敬我多疑的眼神，她皱皱眉，将一只手懒懒地伸出来，让我握一下，明显是作为恩赐的。她将嘴里的咖啡渣吐在纸巾里，团了团扔在烟灰缸里，愤愤地说，这叫什么咖啡？瞟一眼远处的侍者，又宽宏大量了，说，什么样的地方做什么样的咖啡，不计较了。什么时候我带你去喜来登，那儿的蓝山咖啡还算不错。

这是一个时髦、高贵而且神秘的姑娘，穿皮裙、短靴、白衬衫。肤色微黑，脸形稍显方正，谈不上多么漂亮，但是有某种说不出的动人之处。当她的面孔朝向庞德，眼神单纯清澈，微笑着的时候，那一丝妩媚与羞怯，似乎还属于一个少女。但她的目光偶尔朝我瞥过来，一切都又不同了，我从她的脸上发现了某种明显的骄矜与冷酷之色，我相信那是刻意流露的，对我的多疑，她给予了必要的报复。

我其实插不上什么话。他们在热切地谈论玛多娜——她的音乐、她的舞台、她的造型和头发的颜色。甚至谈及她新婚的丈夫，一个英国导演，他最近拍了一部什么黑帮电影，杀人，杀得很浪漫。我急于打探玛多娜巡演的代理细节，庞德明确地阻止了我，称现在我们还没有资格商谈细节，鸢尾花花能否承接这笔生意，

还要等简玛丽回到深圳再说，一起都得由简老大决定。听起来这是可信的。我问简玛丽，简老大是你叔叔还是伯父？她抿了抿嘴唇，用征询的眼神看看庞德，庞德照例耸耸肩。她突然凌厉地看着我，你猜呢？我并没有从她眼睛里发现任何的心虚的痕迹，倒是看到一丝孩子气的调皮。我像庞德一样耸了耸肩，这怎么猜？她发出了一声突兀的冷笑，其实你猜得出的。然后她从包里掏出一支口红，开始补唇妆，问我，吕先生，你听过玛多娜吗？我说我听过，就是一时不记得她唱了什么了。她斜睨我一眼，忽然灿烂地一笑，我知道你们这款男人最喜欢什么，《像一个处女》，你肯定喜欢吧？

玛多娜那笔生意后来不了了之，这在我们很多人的预料之中。好在事情并未向前推进，除了庞德陪同简玛丽去黄山和杭州的那点旅游费用，鸢尾花花公司并没有什么损失。那个简玛丽究竟是不是骗子，暂时成了我们心底的一个悬念，难以揭秘。

朋友圈内有人在上海遇到过简老大，有幸与他攀谈了几句，自然问起了玛多娜那笔生意，回答是确有其事，只不过中间人太多，演出承包商那边的预付款没有谈拢，生意最后黄了。后来问起简玛丽这个人，简老大矢口否认，说他从来没有什么侄女。大家对简老大浪漫的私生活都有所耳闻，他身边美女如云，否认是其侄女，却并不否认是他的其他什么人，简玛丽与简老大的关系尚待多方查考，那朋友只好自己找台阶下，说，一定是碰巧了，姓简的人不多，那姑娘恰好也姓简。

鸢尾花花真的很快凋谢了，广告公司关了门。庞德愤怒了几天，又沮丧了一阵，最后一次去公司的办公室，他枯坐在办公桌前，对着一本画册发呆，手里把玩着一把美工刀。有人注意到那是凡·高割耳后的自画像，立刻引起了警惕，告诫他道，庞德你别想不开，公司开开关关很正常的，割了耳朵你怎么泡妞？割了耳朵你怎么听音乐？庞德说，别吵，我离发疯还早着呢，我不过是在体会什么是背叛，什么是悲伤。还好，庞德最后化悲痛为力量，他只是用美工刀在办公桌上刻了四个大字：壮志未酬。刻得缓慢艰难，因为是篆体的。之后他把美工刀扔在纸篓里，扬长而去了。

有一段时间庞德销声匿迹了。谁也找不到庞德，包括他的女友桃子。庞德向我们描述过他的好多人生计划，最惊人的莫过于去青海塔尔寺做喇嘛，其中并不包括失踪这一项。有人猜他是设法去美国了，那是他多年的梦想。但桃子说庞德被美国大使馆拒签了，无论是去拉斯维加斯听玛多娜的演唱会，还是去哈佛大学留学的计划，暂时都还是庞德的空想而已。

桃子是少年宫的琵琶老师，也是圈内公认的淑女，容貌酷似邓丽君。之前庞德狂热地追求她，追了三年，还是个朦胧的恋人。桃子的父母嫌庞德浮夸不可靠，

一直反对女儿的恋情。等到桃子终于说服了父母，准备谈婚论嫁时，庞德却不告而别了。我们都同情桃子的境遇。她的生活已经习惯了两个内容：被庞德宠爱，孩子和琵琶。庞德不在，孩子和琵琶的陪伴便可有可无，桃子的生活彻底失去了平衡。她憔悴了许多，跑到庞德的所有朋友那里哭诉，言辞之间多少流露出对我们这帮朋友的抱怨，是我们把庞德拉上一条贼船，现在船沉了，大家都不管他了。哭到伤心处，桃子要大家设法转告庞德一个期限，如果在六一儿童节之前不回来，她会抱着琵琶从少年宫的塔楼上跳下去。这有点危言耸听，但桃子以满眼泪水告诉我们，那不是威胁。看着一个知书达理、楚楚动人的淑女，转眼将成为一堆绝望恐怖的碎片，大家都心痛，也感慨爱情的变幻无常。都说他们的爱情是一坛甜蜜的蜂蜜，可是这坛蜂蜜居然被打翻了，打翻之后凝结成一把锋利的刀，连我们都被刺伤了。

寻找庞德，就这样成了一件人命关天的事，当然也成了我们这个朋友圈的义务。证券公司的小辛先找到了一丝线索。是一张用傻瓜相机随意拍下的照片，背景灯光紊乱刺眼，导致影像有点模糊，但还可以分辨出庞德那张意气风发的面孔。倚靠在他身边的那个外国女郎，金发红唇，艳光四射，引起了我们的一片惊叫，玛多娜！那分明就是大家错失了玛多娜！庞德真的去了美国吗？这么快，他就见到玛多娜了吗？

我们很快就冷静下来，不可能的。定下神来分析那个玛多娜，那应该是一次模仿秀，一个替身而已。细看照片的一角，隐约可见庆祝什么股份公司上市的横幅标语。至于庞德身边的那个冒牌玛多娜，她那空茫而妖媚的眼神，几可乱真，但仔细甄别容貌，应该是我们的同胞。是谁呢？有人说出了几个当红歌星的名字，而我当时就联想起了简玛丽，只是印象里的简玛丽脸形稍显方正，做玛多娜的替身，她的脸是怎么拉长的呢？还有鼻梁和眼窝，是怎么化妆的呢？

后来的消息证实了我的直觉。那个玛多娜，是蛇口玛多娜，所谓蛇口玛多娜，其实就是简玛丽。我们寻找庞德的义务，就这样演变成对一个外地女孩的暗中调查。

很快就水落石出了。简玛丽的履历背景，不像庞德说的那么神秘，也不像我们猜想的那么简单。她最初是川东一个小城的歌舞团演员，跟着几个朋友南下深圳，成立了一个舞蹈团，专门为晚会伴舞。舞蹈团不久就散了，朋友各奔东西，只有她留了下来，拜师学声乐。有很多深圳一带爱泡夜场的朋友，见过她狂放的歌舞，说她唱功一般，经常对口型，但舞台形象令人难忘，劲爆火辣，性感无敌，蛇口玛多娜这个艺名，对于简玛丽来说是恰如其分的，她确实住在蛇口。有人了解到了属于隐私的信息，说简玛丽曾经被一个香港的中年地产商包养，有一次不

知为何拿了一只高跟鞋追打那个香港人，从电梯追到公寓大堂，再追到停车场，邻居们看见她用高跟鞋将香港人的轿车玻璃砸出一个坑，她光着脚提着鞋子往回走，对邻居说，这下有点爽了。所以，她在那幢公寓里又有个特殊的绰号，叫作有点爽。还有一些人在电视上见过简玛丽。她参加过很多选秀活动，也在几部电视剧里跑过龙套，甚至还经过商，是一种韩国美容乳液的代理商。关于简玛丽的种种消息，我们最关心的是她的现状。她的现状简洁明晰，却没有人敢告诉桃子。

听说在深圳，简玛丽与庞德已经同居了。

二

五月将尽的时候，桃子的父母和庞德的兄嫂联袂去了趟深圳，把庞德押回来了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庞德此次归来，竟然给人一种衣锦还乡的感觉。他约了我们一帮老友见面，不在以前我们的聚会地点太平洋，而是在喜来登酒店的西餐厅，喝香槟，吃牛排，花销明显要大很多。桃子也在，她很少说话，只是以一种悲伤的手势握着庞德的手，告知我们爱情失而复得的艰辛。庞德穿了一套奇怪的镶白边的黑色西装，当我们的西装表示出好奇时，他不以为然，说，你们是穿惯冒牌货了，少见多怪，知道吗？阿玛尼的新款，从来都这么出位。我们又问他出位是什么意思，他懒得解释了，耸耸肩，给我们递上了新的名片。公司名字叫热带风暴演出经纪公司，他身兼三职，法人、董事长、总经理。有个朋友讽刺地说，庞德你在深圳就这三个职务？不止吧？庞德倒是不介意，自嘲道，别的职务，名片上就不写了。他身边的桃子听出了话音，脸上骤然变色，大家就不忍心再拿庞德开涮了。无论如何，六一的隐患已经消除，他们的复合是一件好事，至少省了朋友们的烦扰。

最初谁也不知道，简玛丽尾随庞德，一起回来了。庞德后来声称他对此毫不知情，是不是谎言，我们一时无法证实。只是在事情发生之后，我们很多人联想起桃子那天在喜来登西餐厅的奇遇，她不过是去了趟洗手间，白色长裙的裙摆上，居然被人用口红打了一个红色的大叉叉。

那天是6月5号了，照理说桃子的通牒已经失效，但她还是上了少年宫的塔楼。学习琵琶的孩子们说，有个金色头发的玛多娜阿姨一直在等桃子老师，后来庞德叔叔也来了，他们在课堂里听见庞德叔叔与玛多娜阿姨在外面争吵，等到孩子们跟随桃子出去，庞德叔叔已经不见了。当天的琵琶课程就此草草结束。孩子们看见桃子和玛多娜阿姨说着话，先是在草坪上，后来桃子老师就拿着琵琶往塔

楼上走，那个玛多娜阿姨跟在她身后。

她们站在塔楼上，塔楼上有一面鲜艳的少先队队旗在迎风飘展，她们就站在那面旗帜下，为爱情交涉。两个人影，一个是黑色的，一个是蓝色的。孩子们听不清她们在塔楼上的交谈，只是目睹了黑色与蓝色长时间的对峙，突然，他们听见了玛多娜阿姨尖厉的声音，你跳啊，你跳我陪你跳！

孩子们看见他们的桃子老师扶着栏杆哭泣，看起来真的有跃身而下的危险。有聪明的孩子叫来了别的老师。书法老师先来了，据说他一直暗恋着桃子，他径直冲向了塔楼。随后少年宫的负责人严老师也来了，严老师不敢上去，她脸色煞白，嘴唇哆嗦着，向着塔楼质问，那位小姐，你从哪儿来？玛多娜阿姨回答，从地球上来。严老师跺了跺脚，又向桃子发出了严正的谴责，这是少年宫！看看你头顶的旗帜吧！桃子，你别让爱情冲昏了头脑，孩子们都看着你呢，当着孩子们的面，就在少先队队旗下面，你怎么敢？！立刻下来！

桃子被书法老师扶下来的时候，一直用琵琶盒子遮着自己的面孔，很明显她不想让孩子们见到她崩溃的样子，但琵琶盒子遮掩不了她颤抖的身体。桃子的身体在颤抖，她不停地对孩子们说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太软弱了，不配做你们的老师。有个女孩上去扶住了桃子，出于一颗爱憎分明的心，女孩朝玛多娜阿姨啐了一口唾沫，你不是玛多娜，你是女魔鬼！

少年宫的孩子们都看着玛多娜阿姨。那天她黑衣黑裙，戴着两个硕大的贝壳耳环，脚踝上套了一圈彩色布条，布条上系了一只红色的铃铛。他们看见她皱起眉头，用纸巾擦去了女孩的唾沫。再抬起头来，她猩红的嘴角出现了一丝宽容的微笑。你那么小，还不懂玛多娜。她用手指在女孩脸上刮了一下，有时候玛多娜是仙女，有时候她就是魔鬼。

三

简玛丽就这样成了一个黑暗的传说。

六月发生的事情，让我们对庞德失望透顶，甚至无法确定他的归来，究竟是为了与桃子复合，还是为了与她做个了断，或者干脆相信，庞德到最后都没有拿定主意，他是需要桃子，还是需要简玛丽。与庞德残存的友谊，迫使很多朋友向他晓以利害，告诉他简玛丽今天对桃子有多么冷酷，未来对你就有多么冷酷。庞德为简玛丽做出了辩护。你们不了解她，他说，她其实很善良。有人尖刻地问，跟一块石头比，还是跟一头狼比？他说，跟我们大家比。又说，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们不知道她是多么善良。这是可能的，因为爱情。大家没有反驳，他便来

了精神，你们猜猜看，她收留了多少流浪猫？没人理睬，他自己回答，举起一个巴掌说，五只啊，她收留了五只流浪猫，一只叫白玛，还有一只叫花玛，跟我们睡在一起的。又期盼地看着大家，等待谁来提问白玛和花玛是什么意思，偏偏没人配合他，他只好自己解释，白玛是白猫，就是白色玛多娜的意思，花玛是一只花猫，花花玛多娜，懂了吧？看朋友们的表情充满讥讽，他无奈了，整了整领带，总结道，我知道你们对她有偏见，你们不懂得爱，爱，是独占性的。告诉你们吧，是爱的独占性，才让她变得那么疯狂。

庞德留在了我们的身边。可以说，是在多种威逼之下做出的选择，也许算是悬崖勒马，也许是出于对桃子剩余的爱，也许，仅仅是某种畏惧，他害怕桃子的以死相胁。不久之后，庞德与桃子举行了婚礼。桃子那天的打扮，以及她的一颦一笑，都酷似我们众人热爱的邓丽君。有个朋友注视着容光焕发的新娘，忽发感慨，说，毕竟是在我们的地盘上，看，邓丽君打败了玛多娜！

我们挽留了庞德，多少也为自己挽留了一些累赘。庞德的热带风暴公司还在，只是离开了简玛丽，也就离开了玛多娜，离开了玛多娜，他对自己能做什么陷入了空前的迷惘。他与桃子的婚房坐落在聋哑学校附近，有一天路过那里，他看见两个美丽的聋哑女孩在学校门口以手语激烈争论，他忽发奇想，决定要组织一场聋哑人辩论大赛，让电视转播。必须承认，我们的朋友圈里不再有人愿意与庞德合作，却还有人愿意赞美他的创意和智慧。庞德受到了鼓励，开始为此奔忙。聋哑学校方面倒是有兴趣借此推广他们的品牌，电视台也勉强承诺，可以先录一台节目，看看节目效果再说。关键是赞助商，要找到一个愿意赞助聋哑人辩论赛的商家很不容易。那一段时间里我们频频接到庞德的电话，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庞德沙哑而充满激情的声音，类似宣言，也好像是恫吓。会轰动的，这一次，商业效益跑不掉，社会效益无法估量，一定会轰动的，他说，你们现在敷衍我，到时后悔也来不及！

只剩下桃子陪着庞德，到处游说。那个做大理石生意的郝老板，我们原来都不认识，听说是桃子琵琶班上一个学员的父亲。庞德能够与郝老板签署赞助协议，是琵琶，或者说是弹琵琶的桃子立下的汗马功劳。庞德那一阵子去赴郝老板的饭局，总是带着桃子，或者说，是桃子带着庞德和琵琶。吃完饭，她照例为满桌客人弹一曲《春江花月夜》。我们知道，那是桃子最擅长的琵琶曲。

电视台录制节目的前夕，我们很多人收到了庞德的邀请。为了见证庞德这次辉煌的起步，我也去了电视台的录播大厅。庞德忙得团团转，无暇顾及我们，只是匆匆地向我们介绍了郝老板。那是个胖胖的黑乎乎的福建男人，笑起来很憨厚，眼神里又透出几许精明。桃子陪着他，不知为什么，看起来并没有多少成功的喜

悦，倒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

聚光灯下的聋哑孩子们在辩论一个关于爱与怜悯的主题，相信那是庞德的构想，对于孩子们来说有点难了，所以我不断地看到一个美丽的聋哑女孩忘记台词，急得要哭的样子，另一个男孩则情绪激烈，以旋风般的手语向对手发起攻击。我问旁边的人他说了些什么，原来那男孩在控诉对手不配谈爱与怜悯，昨天夜里他还被对手逼迫，喝了一杯尿液。突然，那男孩涨红了脸，以手做枪，扳动扳机，向对手做了个开枪的动作。下面一片哗然，有人不停地哄笑，我隐约听见庞德在摄影机那边大叫，红方红方！二辩住嘴！CUT！CUT！

桃子和郝老板静静地坐在一起，有点混乱的录像场面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坐姿。他们的腿在一起，挨得近一些，无伤大雅。但是我无意中瞥见，他们的手在暗处交流。郝老板抓着桃子的手，尽管很快被桃子推开，但我相信，那不是我的幻觉。在郝老板与桃子之间，似乎已经发生了什么。我不能确定的是，在桃子与庞德之间，到底发生了什么。这么快，桃子就决定背叛庞德了吗？为了庞德，桃子背叛了庞德吗？他们之间那份以命相许的爱情，再一次让我陷入了疑惑之中。

庞德的聋哑学生辩论大赛在电视台播出了一期，被紧急叫停了。有关部门认为节目导向不明，又涉及特殊人群，没有任何积极意义。庞德写了洋洋万言的申诉材料，奔波于各个部门，最终徒劳，不得不放弃了他的心血之作。之后他疝气发作，住进了医院。我们到医院去看他的时候，他有点委顿地总结了自己的得失。我天生跟官僚机构打不了交道，我还是适合做音乐，他说，你们知道吗？玛利亚·凯丽要到香港了！大家一下就都不说话了。庞德的眼睛放出光来，我过几天准备飞香港，去见见她的经纪人，我有个同学在纽约，认识那个经纪人。我们看着他的眼睛，等着他的下文，果然他的声音开始变得神秘，那个经纪人对中国市场很有兴趣啊，这是个好机会，你们有兴趣吗？

我们因此提前离开了庞德的病房。在走廊上，我们遇见了桃子。桃子一脸倦容地提着她的琵琶，说是刚刚去乐器行给琵琶换了弦。我们问她是否要跟庞德一起去香港。她露出一丝哀婉的微笑，还去香港呢，机票都买不起了。现在都是我在挣钱养家。她突然拨响了琵琶，拨出一声刺耳的杂音，我现在上门给学生做家教啊！

四

那年冬天多雪。

庞德在一个雪夜不约而至，敲响了我家的门。一定是临时起意，我注意到他

只穿着毛衣和睡裤，满身雪花，看见我，他的手举起来，亮出一只料酒瓶子，你看，我家里的料酒都喝光了。他说，现在没地方买酒，你借我一瓶酒。

他的眼神是破碎的，走路脚步已经踉跄。我把他扶进屋子的时候，他很感恩，忽然在我脸上亲了一下，喷出一嘴酒气。他说，还是朋友好，只有友谊，可以天长地久。

其实我猜到发生了什么，桃子去为郝老板的女儿做家教，做出了些意外的插曲，庞德与桃子分居多日，朋友圈里已经有所耳闻。大家没有想到的是，庞德悬崖勒马，桃子却变了心。听说郝老板的妻子曾经找到少年宫去，不知为何，最终也跑到了少年宫的塔楼上。桃子跟着那女人，与她并排站在一起，桃子说，你想好要不要跳，要跳就数一二三，我陪你跳。这件事听起来很像谣言，谁也不敢轻信，桃子这么快就变成了简玛丽，但有人认识少年宫那个美术老师，按照他吞吞吐吐的口径来推敲，那似乎是真的。

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导庞德。我们坐下喝酒。他不说话，指指喉咙，捂捂胸口，意思是嗓子哑了，心碎了。我害怕他跟我谈论他的婚姻危机，试探道，你喝成这样，我们还是谈谈诗歌谈谈音乐吧，要不谈谈毕加索也行。

他目光炯炯地审视着我，看出了我的畏惧，忽然发出一声尖锐的冷笑，诗歌，是狗屁。音乐，也是狗屁。顿了一下，打了个隔，他哑着嗓子说，毕加索算老几？他不过是艺术的男妓。

我几乎要笑，不忍心，打岔道，玛多娜呢？玛利亚·凯丽呢？她们是什么？

他想了想，没有再贸然羞辱他曾经的偶像，只是坚定地摇着头，我现在不听她们了，一个太商业，一个太肤浅了。他说着从毛衣里掏出一张CD来，你可以放一下听听，震撼，震撼，我现在天天听这个，听一下，心情就好多了。

是一张黑色封面的进口CD，银色的骷髅头长了两片鲜艳的红唇。我不认识那一排花哨的洋文。庞德介绍道，骷髅玫瑰乐队，曼哈顿的地下摇滚乐队。我好奇地把CD放进音响，先听见一阵阵呻吟，伴随着玻璃碎裂、汽车奔驰和推土机打桩机的噪声，然后各种电声乐器涌入，夹杂着一个女声疯狂的尖叫。正值夜深人静时分，我赶紧把CD退出来，问庞德，谁给你的CD？吵死人了。他的脸上又出现了我所熟悉的神秘表情，你猜？我照例不猜。他说，是简玛丽给我的，她现在在纽约。又问，你知道那女主唱是谁吗？我摇头。他说，听不出来？就是简玛丽啊！她的乐队，键盘、吉他、贝斯、鼓手，不是白人就是黑人！他们去过黑暗厨房演出，黑暗厨房你听说过吧？简玛丽现在不跳舞了，做地下摇滚，而且成功了！

我知道简玛丽去了纽约。我以为她是去寻找玛多娜的，预计她暂时会在一家